

水族医药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元 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水族医药

王厚安 主编

贵州省民委文教处

贵州省中医管理局 编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25 印张 270 千字 文内插图 176 幅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精装 3100 册

ISBN 7—5412—0718—7/R·13

定价:35.00 元

发展民族
医药造福
子孙后代

朱光志九奎

《水族医药》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苏太恒	赵 松
主 任 委 员		潘万洪	
副主任委员		张厚权	刘振国 周惠明
主 编		王厚安	
主 审		陈德媛	
副 主 审		陆善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厚安	石国义	令狐彩梅	刘光熙
刘振国	李永胜	陆善江	陈德媛
罗廷华	周 茜	张厚权	周惠明
郑曙光	欧阳元华	赵俊华	贾 度
姚 娉			

编写说明

水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目前全国共有 34.5 万余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州及黔东南州,以黔南州三都县最为集中,它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

水族的形成大约已有二千余年历史。在与疾病作斗争,保障本民族生存繁衍的历史长河中,水族人民形成和积累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医药理论和诊疗疾病的手段与方法。

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民族医药室于 1991 年底承担了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水族医药调查研究”课题。该课题于 1995 年 5 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贵州省中医管理局主持的鉴定,鉴定认为:“课题全面反映了水族民族医药特色,对开发利用水族医药资源有着重要意义,填补了水族医药无文字记载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水族医药奠定了基础。建议资料进一步完善后,可整理成水族医药书稿出版。”本书即是在该课题总结的基础上,在省民委、省中医管理局的关心,指导,帮助下完成的。

一、本书共分为四大部分:

1. 医史;
2. 基础理论和治疗方法;
3. 药物(共收集常用药物 182 种);
4. 单验方选(收集单验方 395 个)。

二、水族地区药物资源丰富,是贵州省药材产地之一,本书仅就水族医药人员常用药物进行了记述,每个药物的正名为水族地区常用的汉语名,水族药名主要依据三都水族自治县语音记录。由于水医用药剂量依人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病程长短而异,故本书收集的单验方均未记入用药剂量。

三、为识别及用药方便,每一药物列有原植物(或原动物)形态特征描述,生境分布、插图以供参考,其中部分插图使用了《苗族医药学》中的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四、本书是在完成课题总结的基础上编写的。仅仅几年的时间,对探索和整理一个民族的医药史毕竟太短了,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其中粗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水族医药》编辑委员会

1997 年 1 月

序 言

王朝文

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医药,是中华民族博大宏深的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文明著称的国家,大都重视民族民间医药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还专门成立了传统医学机构。我国 1992 年由国务院批准下达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中提出:“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民族兴旺发达,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我国宝贵的传统医药和丰富的药物资源,加强民族医药的研究。”这一纲领文件对推动我国民族民间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组成,各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发展及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岁月中,积累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民间医药,为民族的繁衍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民族民间医药大都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又具有民族语言的特色,且为广大群众欢迎,至今仍为各民族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贡献。

勤劳智慧的水族人民,是祖国 56 个民族大家庭里古老悠久的民族之一,其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及其周边几个县境内。水族有自己的语言,有称为“水书”的古老象形文字(约 400 个字)。水族聚居地处云贵高原南部亚热带地区,境内群山纵横、溪流交错,盛产各类动植物药材,现仍有数百名民族民间医药人员。对水族民族民间医药及疗法,过去虽有所调查,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民族医药研究室的同志,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贵州省卫生厅、贵州省民委、贵

州省中医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长期深入水族地区开展调查工作,系统地收集整理了水族药物 182 种,单验方 395 个,并编写成了《水族医药》一书。此书包括水族医药简史、水族医药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水族药物,水族单验方选四个部分,较全面地反映了水族民族医药状况,填补了水族医药无文字记载的空白,对继承发掘民族文化,开发利用水族医药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我谨向这些辛勤工作在民族民间医药第一线的同志及对本书提供过支持和帮助的同志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贵阳

目 录

第一章 医史	(1)
概述	(1)
第一节 医药学的起源和经验积累	(3)
第二节 巫医结合是古代特有的社会现象	(5)
第三节 卫生保健的起源与流变	(7)
第四节 水族医药的发展历程	(10)
第二章 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	(14)
概述	(14)
第一节 病因	(15)
第二节 疾病命名原则	(17)
第三节 诊病方法	(18)
第四节 治疗方法	(20)
第三章 药物	(27)
概述	(27)
一、植物药	(34)
二、动物药	(332)
三、矿物药及其它药	(384)
第四章 单验方选	(393)
概述	(393)
第一节 内科	(394)

第二节 外科.....	(414)
第三节 妇产科.....	(439)
第四节 儿科.....	(446)
第五节 五官科.....	(451)
药用动植物拉丁名索引	(456)
中名俗名索引	(463)
后记	(473)
编写分工	(474)

第一章 医 史

概 述

水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水族总人口为 345993 人,分布在贵州省境内有 322562 人,占水族总人口的 93.22%。贵州境内的水族居住在黔南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有 164987 人,占贵州水族人口的 51.15%,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 47.68%。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及荔波、独山、都匀、丹寨、榕江、雷山、从江等县(市)的 24 个水族乡有水族小聚居区。广西的南丹、宜山、融水、环江、都安、来宾、河池等县(市)有水族 12799 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 3.7%;云南省富源县古敢水族乡有水族 7688 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 2.2%;零星分布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水族有 2956 人,占水族人口总数的 0.88%。另据资料介绍,越南还有早年从中国境内迁徙过去的水族居民,刚迁入时有 80 余家,现在尚有 8 户 55 人,居住在河宣省沾化县红光乡。(见范宏贵文《贵州民族研究》1988 年第 4 期)。

水族的主体群落至迟在唐宋以前就定居在苗岭山脉以南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分水岭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约当北纬 25°~26°30',东经 107°~109°之间。地势是自北向南倾斜,境内山岭连绵,溪流交错,其间夹着若干起伏的丘陵和平坝,海拔大多在 500 米至 1000 米之间。水族地区的高山月亮山其海拔 1665 米,为水族地区最高峰;还有更顶山、老王山、铜马山、小脑坡、瑶人山等也比较著

名,海拔都在1300米以上。水族聚居地区的河流属珠江水系,主要有都柳江和龙江,这两条河是水族的母亲河。都柳江发源于独山县及都匀市境内,流经三都、榕江、从江等水族聚居地区,在历史上是贵州山货、两广海盐与洋货交流的水路要冲。龙江发源于三都县境内,流经荔波、河池、宜山等县市。两江汇合后称柳江。

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全国有名的林业县。境内森林茂密,有木本植物七十九科,二百零七属、四百三十种以上,还有许多名贵的药用植物,如五倍子、麦冬、杜仲、天麻、板兰根、勾藤、茯苓、泡参、金银花等,远销全国各地。(注:《水族简史》)。

在水族的文化宝库中巡礼,将使你留连忘返、目不暇接。概括起来,主要有:

悠远绵长的民族历史渊源;水族特有的语言和古文——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语和古朴文字编撰的《水书》;以自然崇拜、祖灵崇拜和鬼魂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信仰;异彩纷呈的民风民俗,诸如颇有特色的美味佳肴“鱼包韭菜”和象征精诚团结的“肝胆酒”饮食仪礼,多元化、多功能的民族服饰,以“干栏”式建筑为代表的起居习俗,十分讲究程序礼仪并有特殊禁忌的水族婚恋,规范庄严的丧葬和以石板墓为典型的葬俗,古老多样的祭祀、巫术、占卜活动,色彩斑斓的水族时令节日,形形色色的生产习俗,饶有趣味的生育仪礼,别具一格的家庭亲情及伦理道德;以水族二十八宿和以阴历九月为岁首的水历天文历法,绚丽多采的水族文学艺术,诸如口头传诵的民间文学、多种多样的民间艺术;具有地方特色的水族医药理论医疗技术及处于逐渐发展壮大中的卫生事业;在长期的历史中涌现出各个领域的水族优秀人物等。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水族文化得以更加发扬光大,水族文化逐步走向全国,其历史、文化研究已引起世界注目。

水族有自己的语言。水语是水族内部日常生活交流思想的工具。同时在与其它民族长期友好交往过程中也有不少水族能操汉

语、布依语或苗语。

在水族民间,有一种古老的文字符号,水话叫“泐虽”,形体类似甲骨文和金文,有400余字。(注:《水族简史》)虽不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交流思想的工具,但所记载着的干支、五行、星相、方位、吉凶等,对水族社会生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水书》所表述方式相似《河图》、《洛书》,从形式到内容可窥见水族古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水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本民族特色的医学知识,这种民族医学知识是基于生活实践,它属于经验医学的范畴。这种只通过直觉来意会的朦胧解释使这些医学经验带上神秘色彩,加之无完善的文字工具,致使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水族传统医药知识仅靠民间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形式得以保存而延续下来。

第一节 医药学的起源和经验积累

水族医药知识是人民群众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和积累的。人们在采集和渔猎时代就掌握了许多动植物知识,从而辨认哪些可以食用,哪些有毒,哪些能够解除痛苦的动植物种类。《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仍始教民……尝有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今民知避就。”一般多数都有医疗价值。我国各民族有不少关于祖先发明医药的传说,其中汉族则认为神农发明了医药,《史记·补三皇本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是汉族传说中的人物,他是人民大众智慧的象征,所谓神农发明医药也就是人民大众发明医药。从人类文化学和民族学资料分析,史前时代还没有也不可能有专门的医生,大凡在人类社会群落中都有既是求医者,也是懂得一点医药知识的人。其中部份人积累和掌握了较多的医药知识,在水族传说中就有这样的采药英雄。

在很早以前有个名叫“六铎哈”的老翁，他为自己跌岩断腿的儿子寻药治病，通过长期观察，发现有一只老鸦经常从一个方向含着一株草到筑在高崖古松上的巢里去，六铎哈趁老鸦离去时，爬上古松看个究竟。他发现巢里断腿的幼鸦伤口处粘着这株鲜草的残叶。他悄悄退了回来，又长期观察老鸦日复一日从同一方向含着同样一株鲜草为幼鸦治病，幼鸦终于治好了。六铎哈在这期间，同时已观察出老鸦取药的地点。于是他翻山越岭，爬岩跨涧，终于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岩下取来这种鲜草为自己的儿子治好骨折病。后来他就采此药为人治病，但不幸跌岩致死。水族民间为了纪念六铎哈在医药上的贡献，把他当做药神来供奉。

传说是远古历史在人们思想记忆中的反映，也是古代民族文化基因的遗存。就是当今水族地区的伤科草医师，每当他们医好一个骨伤病人时，总要病人送一只公鸡，一碗白米，一尺白布，六角钱（或六元钱）作为六铎哈药神的供奉物。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医学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在寻找食物充饥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实践，逐渐地认识到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还能治疗某些疾病。这就是原始药物知识的形成。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火的利用，使人类由生吃到熟食大大地缩短了消化食物的过程，有益于人体的健康。由于火的应用，熟食技术的提高，陶器和青铜器物的应用等，为汤液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人们用药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随着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提高，使人们有可能根据不同病情，选择多种药物组成复方，并煎熬成汤液，服用既方便，也减低了药物的副作用，提高了疗效。

值得一提的是，水族是一个以稻作为主的农业民族，自定居于现在生活的地区后，便一直居住在山区，高山陡岩、茂林深草是他们生息和繁衍的世界。丰富的植物资源给水族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花椒、姜蒜、黑白木耳等早被水族人民用作食疗；杜仲、板兰根、

桔梗早被水族人民入药。水族驰名的“九阡酒”就是用本地一百二十多种芳香草药煮水制成的酒曲所酿成。这种酒曲,外敷可止血,内服可治五癆七伤,而用这种酒曲酿成的“九阡酒”,香味馥郁,清甜可口,适量饮用,能提神助兴,舒筋活血。

第二节 巫医结合是古代特有的社会现象

我国古代的“医”字本写成“醫”。《国语》中写为“医”。《管子·权修篇》“上持龟策,好用巫医”。说明古代的“医”系与“巫”的合体字,这正好揭示了“巫”与“医”同生共步的佐证。《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较早的名医皆出于巫师。《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郭璞注:“为拒却死气,求更生也。”用白话翻译就是说:在开明之东,有许多种神巫,如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等。他们围在窳的周围,都手拿不死药要叫窳死而复生。《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箴作箴。”《世本》:“巫咸为帝尧之医”这些人既是巫师又是医师。其治病方法形式上虽是祈神驱鬼,但还是主要施用药物为治病手段。因此,不难看出,史前时代的巫师,是具有多种才能的氏族成员一类。他们是巫教的主要执行者,是上达民意、下传神旨的特殊人物,又是当时掌握科学知识、音乐舞蹈、口头文学和历史知识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巫师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氏族的智者,也是后来知识分子的前身。这些人自然也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医药知识。其实,就是在先秦的医书中,也充满了巫教的内容,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史记·李斯传》载,秦始皇烧毁诸子百家之书时,就有“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的记载。贝乐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的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们和女巫们传授下来的”。

水族与巫风大炽的中华远古文化心态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古代的水族先民,都很崇拜天地鬼神等超自然力量。据当代水族学者王品魁先生调查分析,水族崇信的鬼神,就有三百余种。根据《水书》条目名称及鬼师提供的口碑资料,潘朝霖先生认为水族的鬼神有七八百种之多。这足以说明水家先民在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碰到无数的艰难与挫折。人们事无巨细,都要祈求神灵的启示。然而祈求神灵启示的手段是占卜。现今的水族社会中,水族民间还保留和使用的竹卜、石卜、草卜、蛋卜、鸡眼卜、铜钱卜和巫卜等。《史记·太始公自序》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蛮夷氏羌,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从社会发展过程来看,水族的占卜还属于原始宗教性质。水族百姓这种相信命运和神灵,崇拜超自然力量而求神问卜,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化现象。至今尚存的水族原始宗教文化集成《水书》,就是水族先民最早的一部古巫书,其写作目的,在于适应占卜及择吉避凶的需要,寄托着人们企图征服自然以及沟通超自然力量的幻想,反映出人们试图预测历史发展、社会治乱的渴望,带有早期宗教学和民俗学混杂的色彩。作者的天道观是迷信鬼神的。为了遇事问神求鬼,才编写《水书》作为原始宗教的工具。

在《水书》文化心态的支配下,一些生活跌宕、精神不快、疾病缠身、诸事不顺的人,常常将消灾除难、改变环境的希望寄托在巫师身上,求其指点迷津。而巫师通过巫术活动,对于那些有心理障碍症和精神抑郁症的人,也曾收到心理疗法和精神疗法的效应。

但是,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水族定居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区”,天花、霍乱、痢疾、伤寒、疟疾广泛流行。一些巫师对生理机能发生严重失调和障碍者求巫总不能如愿,只有借用药物作为巫具,暗中施以药物治疗。在往后的实践中,一些巫师逐渐掌握了当地生长的植物药以及诸如虎骨、熊胆、麝香、雄黄、朱砂等动物药和矿物药。在为患者进行占卜和行巫

时,这些巫师在进行求神祈鬼的巫术活动的同时,又暗施以某些药物治疗。有些巫师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声誉,不断在暗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自采自栽药物,在巫医并举的活动中发展了原始医药。于是巫医逐渐从巫师队伍中分化出来,成了民间“神药两解”的特殊医疗阶层。

巫医看病,总是占卜与治疗兼施,从而形成“巫医结合,神药两解”。在巫医盛行之时,医术总是成为巫术的附属物,治疗上的成功往往被解释为神灵的威力,科学的成分常常为迷信的外衣所掩盖。“药解”被“神解”压得暗淡无光,这就成为水家医药发展的障碍。从当今水族民间草医师行医的状况来看,还没有摆脱巫的羁绊。上山采药、为病人下药等,都要秘密地搞一些巫祝活动,趋吉避凶,企盼神灵助力。

第三节 卫生保健的起源与流变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艰苦,卫生条件差,伤痛疾病,时有发生,威胁着人的健康和生命。人们要生存,必须同疾病作斗争。后来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了一些病症和积累了一些治疗疾病的药物,发明了一些卫生保健的方法。

《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陶唐之时,阴多滯伏而堪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阨而滯着,筋骨瑟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这一传说,反应出当时因风寒潮湿,患关节炎的人很多。为了同疾病作斗争,人们创造了健身舞蹈,以增强体质,加强抵抗疾病的能力,达到治疗关节炎的目的。古人从实践中创造的这些预防、治疗方法,符合今天的医学原理,是体育疗法的鼻祖。

考古的实物资料,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在一些原始文化遗址中,住室的墙壁和地面,都比较普遍地经过特殊加工。仰韶文化的墙壁和地面,往往用火烧烤过,有的已半陶化。这事实说明,在